

海上

AISHANG
SHENGSUAN

生死恋

树
菜
(香港)

海上

生死恋

AISHANG SHENGSILIAN

(香港) 树棻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王志伟

海上生死恋

(香港)树 菜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i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29,000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890-8/I·1525 定价：10.50元

作者简介

树菜，原名孙树菜。
生于上海，现居香港。曾出版《姑苏春》、《晴川路十二号》、《无根的人》、《伴飞》、《生死结》、《活着和死去的人们》、《爵士之恋》和《海上旧梦》小说系列及《繁华梦》小说系列等30余部长篇小说及数十篇中、短篇小说。有多部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并有数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或德文在国外出版。

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和香港作家联合会会员。

目 录

- 1 绿皮面记事册
- 17 逝去的岁月
- 39 寒风中的邂逅
- 71 天上的天使,知道我爱的是你
- 97 追逐彩虹
- 119 东飞伯劳西飞燕
- 157 离恨恰如春草
- 193 未唱完的挽歌

绿皮面记事册



那本书装帧得很讲究，
绿色书脊的两端
烫着精细的金色图案花纹，
但却没有书名，
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好奇：
一本没有印书名的书！

我刚把车转过街角，便看到我要去的那幢房子了。职业介绍所里那位黑白混血的爱美小姐告诉过我，说那一家很容易找，那座英国式房子是那条街上最高大的，屋顶的坡度很陡，大半边墙上攀满了常春藤，所以老远便能一眼认出来。

我把租来的那辆雪佛兰车径直开到那幢屋前停下，下车走向门前时，注意到在开着的车房中停着一辆银灰色宾士五六〇SEL房车。这辆名贵汽车和眼前这幢讲究的住宅似乎都在向我展示爱美告诉我的屋主的身分——一位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地产发展商。

我登上台阶，按了门铃。过了约莫一分钟，门开了，门里是一位女子，大约三十多岁，穿着蓝布恤衫和牛仔褲。虽然从相貌上能辨别出大概和我一样是华裔，但我

还是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我叫裴狄儿，是职业介绍所叫我到这里来见吴女士的。”

她拉直了门让我进去，说道：“请进来吧，职业介绍所来过电话了。”——她的英语中带着明显的闽粤腔调，这更证实了我认为她是个华裔的猜测，她大概是这里的管家或这家的女儿，因为在年龄上跟爱美告诉我要找的人相差得太远了。

她把我引进客厅，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一会，我就去通知主人你来了。”

我在等候的时候，环顾室内，这间客厅的面积挺大，但家具却挺简单朴素，所有的椅几都放在靠壁处，这样，阳光便透过那排长窗在中间那片地板上投射下一个由大小格子交织成的图案。朝窗外望去，对面的屋脊后面有一排高大茂密的树梢，从方向来判断，那里应该是金门公园。由此推测，在这里的楼上是能远眺到那座金门大桥的。

厅中壁上的布置也很简单，只在两块相对的壁上挂着两幅油画肖像，右面那幅是位长发长髯的外国老人，穿着件宽大的白袍在低头沉思。这幅画我是认识的，那是十九世纪俄国画家列宾画的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晚年的肖像，当然这幅是临摹之作，但临摹的技巧却挺不错。对面挂的是一幅女人的半身像，穿着旗袍，头发向后梳成个发髻，是那种称为“瓜子脸”的脸型，挺直的鼻梁很像希腊神庙中的那些女神塑像，但从整个面貌来看，却又

能断定这是个东方女性,从画像看来,年纪约莫在三十岁左右。

面对面挂着的这两幅肖像使人感到不大相称,但却又觉得似乎有种内在的谐调。我站起向那幅女人肖像走近些,才发现那原来是一帧放大的着色照片,由于着上去的是带油彩的颜色,因此便造成了油画般的效果。

我便想:照片既然挂在这间客厅里,那相中人大概便是……

背后传来的一阵脚步声使我转过身去,走进来的那个女人证实了我正在进行的推测:照片上的正是这幢屋子的女主人,只是实际年龄大约要比照片上大上一倍,这不是从她的体型和动作,而是从她那头银灰头发和眼角边的皱纹上作出的推断。

她把头发松松地束在脑后,穿着淡紫色的运动衣裤,脚下蹬着一双球鞋,微笑着走到我面前,伸出手说道:“职业介绍所的爱美刚来过电话,你倒这么快就到了。”

我注意到她所说的中国话,不像那些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华人那样带着广东或闽南乡音,而是带着一点儿江浙一带的腔调,这倒是我听惯了的。我父亲虽是中国北方人,但母亲从小生长在苏州,并且在上海住过好些年,因此至今说话时还带着那一带的乡音。

我一边和她握着手,一边告诉她,虽然我对三藩市的道路并不熟悉,但职业介绍所的人给我指点怎么走,所以很快便到了这里,接着我又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和学历。

她听后笑着说道：“爱美在电话里也告诉我了。狄儿，可以直接拼成 Dear，这是个很好听也挺别致的名字……”她顿住了一下，大概从我的表情上看出我也想询问该怎样称呼她，便主动介绍自己道，“我姓吴，英文名字叫 Irene，中文名字叫晓氛，拂晓的晓，气氛的氛。你随便叫我哪个名字都可以。”

——在这里，我该叙述一下自己何以会到这里来的缘由了。

我是半年前在加州大学斯塔芭芭拉分校东方学院的比较文学系毕业的，在选择念这门专业之前，我那位在洛杉矶一家公司里当工程师的父亲曾经劝告过我：念这门专业，毕业后若是想学以致用，职业的选择范围是很窄的，甚至可能长期找不到工作。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挑选了这个专业。到毕业时果然应验了父亲的预言，招收我们这个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只有两个部门：大学和图书馆。由于僧多粥少，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和较大规模的图书馆的位置都已占满了，我不想到北部和中部那些州里找工作，也不想老留在父母身边，便就近先到三藩市来寻觅机会。曾去过好几家市立和大学的图书馆求职，结果都碰了壁，于是便在几家职业介绍所中登了记。刚才，其中一家打电话把我召去，告诉我：有位客户要找一位通晓华文的女大学生当她公事文牍和某些私人事务上的助手，周薪五百五十元，并提供膳宿。介绍所认为这工作对我挺合适，于是便第一个通知了我。我听后，

虽然觉得这样为个人服务而不是在一个机构里工作,有些不大合胃口,但对方所许诺的待遇却挺有诱惑力,于是在问明雇主的情况之后便到这里来了。

吴晓氛拉着我坐到近窗的一张长椅上,开始向我交代我受雇后应做的工作来。

和那些具有财团性质的地产发展商相比,她独资开设的那家地产公司只能算是个小型企业,主要业务是在那些靠近三藩市,亚裔移民又相对较为密集的市镇上发展房地产,便是买下土地后建造一些中小型规模的住宅进行出售。随着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转移的期限愈来愈近,商业投资、家庭团聚、特种人才等各种类型移民纷纷从香港拥入美国,由于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其中多数人选择的定居地点都在西海岸从三藩市到洛杉矶那一带,这些地方的房产市道当然便随之兴旺起来。

吴晓氛在三藩市西面翠西和蒙耐莎两座市镇上投资建造了几十幢住宅,并且在《世界日报》、《国际日报》等华文报纸上登了售屋广告,这便吸引了不少想买屋的人来询问详情。其中固然有直接上公司来的,但多数是打电话、发电传或写信来的,这些信件和电传中有不少是用华文写的,因此最好也用华文回复。她开设的那家公司中虽也有两位华裔女职员,但都是 ABC(American - born Chinese),阅读那些信件尚能胜任,但要用华文准确地答复所有问题便显得有些困难,因此需要另外找人来做这项工作。

此外,我的工作中还包括了一些她的私人事务,便是帮助整理她父亲的一部遗稿。据她说,她父亲生前是中国大陆的一位有名学者,早年曾留学英国,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当过大学教授,讲授汉族文化史概论,这便是他当年编写的一份讲义手稿,以后虽经历过政治运动和那场“文革”浩劫,却居然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十多年前由她的弟弟带来交给了她。虽然从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的观点来看,其中不少内容有片面之处,某些观点也显得有些凝固而陈旧,但为了对父亲的纪念,她还是打算整理来自费印刷之后,分赠给各家图书馆和亲友。由于这只是她父亲为了讲课而写的手稿,因此字迹挺潦草,在段落编排上也有些杂乱。交给我做的工作便是把全部讲义端正地誊抄一遍,改正其中的笔误错字,并且对标点符号进行一次全面校订。她相信按照我所学的专业,对这项工作是能胜任愉快的。

我稍作考虑之后,接受了这两项工作——虽然我意识到这些工作可能挺枯燥乏味,但这毕竟是我踏入社会后得到的第一份职业,我没有理由轻易地放弃掉。

由于后一项工作属于私人服务性质,而且需要较为安静的环境,因此她告诉我不用到她的公司上班,凡有需要我执笔回复的信件,她会带回来交给我。她还将安排一间客房让我住下,白天工作时则可以使用她的书房。

她的书房就在客厅隔壁,隔着一扇镶嵌了彩色图案玻璃的移门可以相通。那里的面积也很大,家具也挺简

单,除掉一张硕大的橡木书桌,便只有两把椅子、两只中国古式紫檀花盆架和一套很普通的镭射音响,倒是房门对面那一排壁前全做着固定的书橱,将近半排书橱中放的是装帧讲究的成套书籍,包括《大英百科全书》和其他各种中英文辞书和丛书。这些书大多大概只是用作装饰,几年也未必轮到拿出来翻阅一下,但另半排书橱中所放的却全是小说,中文、英文,精装、平装都有,按照国别分开排列。仔细检阅一下,便能发现其中几乎包罗了所有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还有许多现代和当代的小说,加起来有上千册,其数量和内容已大大超过了我这个比较文学学士过去的阅读范围。

我就在这间书房里工作,起初的两三天里,需要回复的那些咨询信件比较多,我应付得挺忙,也就不觉得太乏味,但以后要回复的信件逐渐减少,工作侧重到了整理遗稿方面,便愈来愈感到乏味了。那份讲义非但字迹潦草,内容枯燥,语言又冗长晦涩,有些段落简直无法读懂,对这位已故学者的遗稿,我当然并无修改的责任,但在誊抄时却一直在怀疑:这些文章即使以后印成了书放进图书馆里,究竟有没有人会去借阅?

但这些都和我并不相干,我应当做的只是尽力把这份遗稿誊抄和整理好,并因此获得报酬,这便是劳动与货币按各自的需要进行等值交换的法则。

虽然这是场劳动与货币的交换,但并不意味着我必须一刻不停地埋头干活而不能有适当的休息和调剂,因

此,那天午后我工作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便放下笔,进厨房去煮了杯咖啡,再切上片核桃蛋糕,带回书房,然后挑了张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放进唱机,开到最低音量,并且准备到书橱中找本短篇小说集,坐下来边吃边喝边听边读地舒舒服服休息一会,在连续干了这么些时间枯燥的誊抄工作之后,这该是个挺好的休憩和享受了。

我在专放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的那格书橱中寻觅了一会,看到一册薄薄的中文译本《初恋》,这是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早期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位十六岁的富家少女热恋上一个已有家室的中年男子,从而发生了一个哀婉悱恻的爱情悲剧。我在大学里读过这部小说的梗概,但由于不属于作者的代表作品,因此没去读英译本的全文,此刻面前的这本是台湾出版的中译本,我正要伸手去把那本书抽出来,却又被砌在旁边的另一本书引起了注意。

那本书装帧得很讲究,绿色书脊的两端烫着精细的金色图案花纹,但却没有书名,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好奇:一本书脊上没印书名的书!这倒是极少见的!我便伸手把那本书抽了出来。

拿到手里,我才弄清这并不是一本书,因为封面上也没有书名,只有和书脊相同的那种烫金图案花纹,同时我也发现,这封面竟是用真正的羊皮做的,内芯的纸上也烫着金边。这样的装帧可说是讲究已极了。

我翻开封面,便看到扉页上写的那三行中文:

离恨恰如春草，
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

得感谢东方学院的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让我得知李煜是中国古代五代时期的一位皇帝，被称为南唐后主，是个亡国之君，但却留下了不少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词，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他作为皇帝的名气远不及作为一位词人来得响亮。我在选修课程中读过一些他的作品，也记得他这首以伤别为主题的《清平乐》中的词句：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这样看来，这本册子里大概是某个人写下的一份作品手稿，既然和书籍一起放在这书橱里，那应当不会是有关个人隐私的文件，于是我便信手翻阅下去。

那是用一手挺老练的钢笔字写的，笔力挺硬，无法从字迹上判别写字者的性别。翻阅了四五页之后，其中某些内容把我吸引住了，但却无从判别这到底是一部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抑或是一篇自传体的记述。我正想继续

看下去，忽听到从房门外传来脚步声，抬头看去，原来是我的女雇主回来了——比平时回家的时间早了许多。我正为让她看到我不在工作而有些发窘，她已快步走到我面前，睁大眼睛盯住我手中那本册子问道：“你……怎么在看这个！你是从哪里拿到的？”

看到她这严重的表情，我不禁有些慌乱，正想告诉她我是从书橱中拿到的，她却不等我回答，便动作挺重地把那本册子从我手中抽了去，接着转身朝外走去，边走边嘴里边咕嘟着，我所能听清的是这些词儿：“……怎么自说自话的……”

我被她这样的举动吓愣住了，怔坐在原处，意识到自己也许是干了桩错事。但当我镇定下来仔细想过一遍之后，又觉得自己并没有甚么错处，这本册子是和许多小说一起放在没上锁的书橱里，书橱放在书房中，而正是她本人安排我白天在这间书房中工作的，她还特地关照过我，如果在整理她父亲遗稿过程中需要什么参考资料，可以在这些藏书中寻找。现在看来，使她着恼的原因可能是这本册子中的内容涉及了她的某些隐私，但在她生气之前，为什么不想一下我其实并未超越她允许过的范围，并且不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把这本东西放在那样公开的地方呢！因此，她发这样的火是没有理由的，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难道仅是因为我受雇于她，便得忍受她这样没来由的责备吗？

我愈想愈感到自尊心受到损伤，便决意辞去这份工